

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风流人去也

——追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

编者按

8月14日，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小生艺术流派“毕派”创始人毕春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尽管生于上海，但毕春芳与故乡宁波有着扯不断的情缘：她的身上流淌着宁波人的血；父亲

毕安生，出生于宁波江东区仇毕村；母亲钟杏春，则是原鄞县潘火村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年仅10岁的毕春芳跟着母亲和哥哥从上海逃难到宁波。在故乡的两年里，毕春芳拉着小姑妈的手，在祠堂、庙宇观看越剧，并深深爱上了这一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

成名后，毕春芳始终不忘家乡的越剧事业，曾数次来故乡讲学、参加演唱会，还把原鄞县越剧团演员戚小红收为自己的爱徒。一代越剧宗师，驾鹤而去，留给人们无限哀思。本报今刊发我市两位越剧爱好者的文章，追忆毕春芳与故乡的情缘，共同分享“毕派”艺术的恒久芬芳。

孙世基

笔者跟毕春芳老师结识，已整整32年了。今年7月14日，我作为宁波市剧协越剧研究会会长，带了一批会员赴沪观看为毕春芳90岁大寿举办的越剧毕派艺术专场演出，回甬刚刚一个月，就传来了毕老师辞世的噩耗，心情非常悲痛，历历往事浮上心头。

1983年，时任《宁波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周律之老师向我约稿，叫我写一篇《越剧在宁波》的文章，我去跟当时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越剧老前辈毛佩卿商量。毛老师建议我去找毛原原《申报》记者汤笔花先生，说汤先生熟悉上海众多著名越剧演员。为便于采访，周律之老师特地为我开了一份《宁波日报》通讯员的介绍信。到上海见到汤笔花，发现老先生年纪足足比我大了40岁，好在我俩都是越剧迷，所以一见如故。汤先生热心地把我上海许多著名越剧演员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我，并事先用电话跟她们联系好。此后，我每年去这些著名越剧演员家中一一拜访。

笔者第一次拜访毕春芳老师是在1984年，得到了她和她丈夫吴佩承先生的热情接待。此后我几乎每年春节去上海拜访他们。1993年4月，宁波市剧协越剧研究会成立，笔者担任研究会秘书长，邀请毕春芳老师担任研究会名誉会长，毕老师欣然接受了。从此，笔者跟她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增多，书信往来也更加频繁。1996年，笔者根据多年来访问毕老师积累的资料，写成《甬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一文，先后发表在《戏文》杂志1997年第2期、第6期。2012年2月，该文又收集在笔者著的《甬江论戏三十年》一书中，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毕老师曾跟笔者谈起过她的身世。她的故乡是宁波江东区仇毕村，原属鄞县。她父亲叫毕安生，12岁离开故乡到上海，在轮船上当学徒。学徒期满就长年累月地漂洋过海，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由于当海员收入微薄，29岁才回故乡结婚。毕春芳的母亲名叫钟杏春，原鄞县潘火村人。父母亲结婚后不久，回到上海，租住在虹口区元芳路（现高丘路）一家豆腐店楼上后楼的一个小房间里。1927年7月14日，毕春芳出生在上海这个贫困之家。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10岁的毕春芳跟着母亲和哥哥逃难回宁波故乡。当时她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只有两个姑姑。大的叫金娣，小的叫银娣，因为她们出嫁在邻近村庄，常来看望和照顾她们。小姑妈银娣是个越剧迷，她曾多次带毕春芳去附近的祠堂、庙宇看越剧，并把每本戏的内容讲给她听，使少女时代的毕春芳懂得了许多越剧剧情，进而爱上越剧。翌年春节，小姑妈银娣还带她走进宁波城里最大的戏院天然舞台，观看著名演员筱丹桂为首的高升舞台班子演出的《华丽缘》。筱丹桂精湛的演技，给毕春芳留下了难忘印象。

1939年下半年，毕春芳回到上海不久，就进鸿兴舞台科班学艺。毕春芳天资聪颖加上学习刻苦，不久就在科班里崭露头角，师傅开始叫她演主要角色。1943年毕春芳出科后，曾去过很多越剧团。1948年9月以后，她先后参加了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范瑞娟、傅全香为首的东山越艺社，并担任二肩小生。毕春芳眼界大开，艺术上得到很大的提高。1950年年底，毕春芳离开东山越艺社，到恩派亚戏院参加合作越剧团，担任头肩小生。与她搭档的头牌花旦戚雅仙是余姚人，跟她同岁，在艺术上已经自成流派。该剧编剧红枫、傅骏，作曲贺孝忠也都是宁波人，他们共同为毕春芳形成自己独特的毕派艺术

毕春芳老师的故乡情

作出了贡献。

在合作越剧团期间，毕春芳先后塑造了《白蛇传》中的许仙、《玉堂春》中的王金凤、《血手印》的林招得、《王老虎抢亲》中的周文宾、《三笑姻缘》中的唐伯虎等数十位动人形象。毕派唱腔发声清脆而富有弹性，唱喜剧明朗纯朴、流畅洒脱，唱悲剧低沉抑郁、缠绵哀伤，字字清晰、情深意切，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二十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是毕春芳演出事业的黄金时代。她在上海各大戏院的演出，年年月月客满，每天一票难求。1961年4月5日至4月26日，上海合作越剧团两次来宁波天然舞台演出《王老虎抢亲》《血手印》《丰收之后》，轰动一时。当时一天日夜两场演出，购票仍相当困难，有的观众为了一睹毕春芳风采，竟在天然舞台门口熬夜排队。

毕春芳成名后，始终不忘家乡的越剧事业。1987年她收原鄞县越剧团头肩小生戚小红为徒，悉心指导，使戚小红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得到提高。翌年该团排演越剧传统戏《玉连环》，戚小红在剧中饰演赵云一角，从唱腔到表演都极像其师，到上海瑞金大戏院演出，受到上海观众的喜爱。1999年1月28日至30日，宁波市举办中年著名越剧演员精品剧目回顾展。1月

27日，市文化局派笔者去邀请傅全香、张桂凤、戚雅仙、毕春芳、金采风5位老艺术家来甬担任艺术指导。翌日上午，笔者与5位老艺术家同坐一辆小汽车，行驶在沪杭甬高速公路上。车上，笔者向老艺术家们介绍近年来宁波的变化，特别说到了毕老师的故乡——东郊乡仇毕村，“五年前我去过仇毕村，还能看到稻田、河流、石桥等江南农村风光；最近路过仇毕村，仇毕村和市区已经连成一片，连毕老师的外婆家——潘火也快变成宁波市市区了。”听到自己娘家的变迁，毕老师高兴得不拢笑口。笔者知道戚雅仙老师原籍余姚，金采风老师原籍鄞县，她们对宁波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毕春芳老师非常平易近人。2004年1月27日，应笔者邀请，毕老师携丈夫吴佩承欣然来到宁波市工人文化宫，参加“欢迎毕老师演唱会”。毕老师的弟子戚小红首先迎上去跟恩师亲切握手。接着，市剧协越剧研究会的许子龙、徐浩明、沈富良也纷纷迎上去与越剧大师握手言欢。笔者向毕老师介绍：许子龙老师是我市著名越剧老前辈，她老人家也唱毕派。毕老师听了客气地回答：“我跟许老师不是师徒关系，而是姐妹关系。”当天，宁波越剧研究会的70多名越剧迷见到了毕派宗师，演唱会在一片欢乐声中举行。待许多越剧迷和本会几位副会长演唱完毕，毕老师登台演唱了一段《白蛇传·断桥》。毕老师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演唱，激起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把演唱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2009年4月26日，宁波市戏剧家协会邀请毕老师回乡参加“纪念毕春芳从艺70周年”庆祝活动，并举办“毕派”艺术研讨会，高度评价了毕老师为我国越剧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同时，江东区文联和鄞州区文联也分别举办了庆祝活动。其间，市剧协越剧研究会承蒙张惠春、沈富良资助，出版了画册《春韵》，以图片形式介绍了毕春芳的艺术人生。

1993年6月，越剧研究会创办了一份《宁波越剧》报，从创刊号到279期，笔者将每期报纸寄给毕老师，让她老人家及时了解家乡的越剧动态。上月7月8日，笔者还给她打过一个月电话，“毕老师，最近寄给您的那张‘宁波越’收到了吗？”她回答：“收到了，谢谢！”“7月14日我想带一批学员来上海观看毕派演唱会，向您祝寿！”“这次演唱会戏票不太好买”，“我已叫了丁小蛙（毕春芳弟子）给我们把戏票买好了。”这短短几句话，也成了我和毕老师的最后一次对话。



年轻时候的毕春芳



晚年回家的毕春芳

(资料图片)

清宸

2013年6月间在上海天蟾逸夫剧院举行的那一场名为《舞台姐妹情》“九代同堂”的艺术盛宴我至今难忘。演出不仅汇聚了江浙、沪越剧界的诸多艺术名家，京、昆、沪、淮、滑稽戏等多个剧种的著名演员也纷纷参演。该剧是以前年谢晋导演执导的讲述越剧女艺人在旧社会艰难生活，饱受压迫，在新社会得到解放，获得新生的电影《舞台姐妹》为蓝本改编而来的一出大型越剧。就在那场殊为难得的精彩演出中，我最后一次目睹了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老师那光彩熠熠的舞台风采。然而想不到的是，短短三年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越剧宗师竟匆匆驾鹤而去，唯余下脍炙人口的“毕派”唱腔和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

享受、欣赏某一类上乘的、属于特定时代的经典艺术，也是需要一定的机缘和幸运的。吾生也晚，不曾赶上越剧老艺术家们风华正茂，舞扇歌裙，在红氍毹上完整演绎两三个小时连台本戏的辉煌年代。所幸的是，那一代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家，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岁月艰难，自小学艺，功夫深厚，所以身体和心理素质都比一般人强健。加之为人胸襟豁达，谦逊宽厚，所以她们大多长寿。于是我这个晚辈戏迷尽管没有机会在舞台上目睹她们全场演出的盛况，但毕竟还能在丝竹悠扬声中抓住她们的流风余韵。

第一次见到毕春芳老师是在2010年。当时我从报章上得知10月25日在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要举行一场“漫谈越剧人生”的艺术讲座，真是兴奋不已。当时，图书馆方面从上海邀请来王文娟、毕春芳、金采风、吕瑞英四位越剧表演艺术家来甬和观众见面。众所周知，这四位，每一位的声名在越剧界，哪怕是在整个中国的戏曲界都如雷贯耳。

那天毕老衣着相当朴素，中式玄色盘扣上衣，脖颈间一条花色的围巾，松松打了个结，垂将下来。坐在讲台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老人的言语笑谈间，依稀还能让人联想到舞台上憨厚善良的卖油郎秦钟、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周文宾、与白素贞留下千古佳话的许仙以及含冤受屈的书生林招得等经典“毕派”艺术形象。待毕老师发言，她脸上带着观众们最熟悉不过的“毕氏”笑容，提出的观点非常坦诚、实在。她认为近年来戏曲的确面临着市场受众变小的问题。在剧院里演出的古典戏文受到了电视、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强烈冲击，所以越剧已不像它的黄金时代那样，在那本戏连演几个月，场场有人看，场场爆满了。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广大越剧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去积极地适应观众、适应新的市场形势，不断进行自我艺术水准的提高，如此才能留住老观众，吸引新观众……

那次讲座上，我还观察到一个小细节。那一代越剧人大多十一二岁就开始学戏，已经把这个剧种深深融入自己的骨血当中，故而说起话来，不知不觉带有自己的“流派特点”。在越剧十三大流派中，“毕派”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小生流派。别的流派必要等一句完整的唱腔结束，观众才能分辨出所以然来，而“毕派”则只需要一句念白就能达到同样效果。毕老创始的这个流派不仅唱腔舒展流畅，诙谐灵动，辨识度极高，其念白也带有浓郁活泼的韵味和鲜明优雅的调门，足见梨园行中“千金念白四两唱”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那天的讲座上，老人家谈笑风生。虽然她也说到自己如今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从前，尤其是腿脚不大灵便。但我在台下看她，觉得老人家精神矍铄，气色上佳。而和她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吴老先生许是担心毕老的身体，那次是和妻子同来宁波的，且全程陪同，看得出两位老人是相等的伉俪情深。

毕春芳老师始背之年仙逝，本也算是喜丧。但她的亲友和无数越剧观众还是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即7月13、14日

(毕春芳老师的出生日期是1927年7月14日)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刚刚隆重举办了“春华秋实满庭芳”的“毕派”艺术专场。毕老师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赶到上海为大师庆祝90寿辰。当时盛况空前。两场演出，不仅剧场内座无虚席，连两边走道上也站满了观众。本来剧院方及毕老师的一干学生鉴于老人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没有要毕老师当晚登台和观众见面的打算。但两天里，老艺术家都是晚上7点就早早来到了现场，直等到全部演出结束，10点左右才上台致辞。用毕老自己的话来说：“总是演员候着的，没有让观众候着的道理”。毕老在台上发言，思路清晰，话语中肯，希望年轻的越剧演员能不断进行舞台实践，使自己的表演艺术得到进步。想不到专场演唱会不久，毕老在床上翻身的时候，不慎骨折。送医院后，因年老体弱，病情急转直下，老人家高烧不退，在14日那天永远离开了我们。

毕老走后，我和几个戏迷朋友回顾起老艺术家的舞台表演，觉得毕老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印象中，越剧女小生，素袖皂靴，提袍端带，说不尽的风雅俊俏，浅淡雍容，和多情小姐悲叹于婉转旖旎的似水流年之中……才子佳人的戏路自然是演员们驾轻就熟的。但毕老师并不仅仅演那些传统戏里的儒雅书生，她还演带有阿拉伯异域风情的角色：《天方夜谭》里的格洛梅王子；在市井里巷中挑着担子，到处做小生意的淳朴少年；卖油郎；晚清政局中励志图强，维新变法，却最终铩羽的悲情帝王；光绪；以及《水浒传》里身任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豹子头”林冲……这些艺术形象都和越剧传统路子中的俊朗书生有所偏离，但毕老师的戏路就是这样的宽展，唱腔更是根据人物，跌宕变化，摇曳生姿。

毕老师走了，但舞台上依然有很多亭亭秀姿、绵绵温雅的小生在唱着“相敬堂前把话传”，在唱着“正月十五是元宵”，在唱着“红日绿树山花开”这些“毕派”名段，而且这明朗纯朴、流畅洒脱的唱腔会代代相传……

(本版图片分别由清宸、孙世基提供)



毕春芳(图左)与弟子、原鄞县越剧团头肩小生戚小红合影。



2010年10月，王文娟、毕春芳(右一)、金采风、吕瑞英四位越剧表演艺术家应邀来宁波参加“漫谈越剧人生”讲座。